

“栖心大乘,每以笔墨而作佛事” ——“禅宗书学思想的现代诠释”之一

皮朝纲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中国佛教禅宗书法艺术,风采独特,其书学著述,丰富多彩。综观禅宗书学著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写经”是禅家所从事的书法艺术创作活动,是禅家特别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僧人通过写经,宏扬教义、传播佛法、善行佛事、参禅悟道,乃是“栖身大乘”,“游戏翰墨,作大佛事”。禅宗书学著述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论述了写经的重要意义、巨大功德、书写宗旨、价值取向、艺术特点、特殊形态。

关键词:禅宗;书学;写经;佛事;游戏翰墨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4-0030-10

中国佛教书法艺术,风采独特,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种类包括:写经与抄经,刻经(石经、石窟、石柱、摩崖、经幢),造像题记,有关佛事之碑、铭、志、记,书家手书之著述^①。它的创作者,既有或皈依佛门或亲近释家的文人士大夫(特别是一批居士),更有人数众多的僧侣群体^②。

考察中国书法艺术史,让人清楚地感受到,当书法艺术创作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总结概括书法创作经验与书法品评经验的书学论著产生,极其丰富、美不胜收、数量众多的中国历代书学^③论述(书论、书品、书史、书技、书录等等),能够证明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当我们详细翻检中国历代书学论著时,却找不出几种中国佛教对书法艺术创作经验与书法品评经验进行总结的著述,也没有几个僧人撰述这种著述^④。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出版的有关中国历代书学著述汇编——如《历代书法论文选》^⑤、《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⑥、《明清书法论文选》^⑦——仅收录僧人著述三篇(释智果《心成颂》、释亚栖《论书》、释溥光《雪庵字

要》)。今人陈滞冬所撰《中国书学论著提要》,收录了从秦至清的书学著述 460 条(种),涉及僧人的著述,只有释智果《心成颂》、释空海《执笔法使笔法》、释梦英《十八体书》、释惠洪《石门题跋》、释溥光《雪庵字要》及《雪庵永字八法》^[1]。张潜超主编的《中国书法论著辞典》,收录上起秦汉,下迄民国的书法“论著”计 787 条(部、篇),其中有关僧人的论著,只有释智果《心成颂》、释亚栖《论书》、释怀素《自叙帖》、释惠洪《石门题跋》^[2]。

面对这一现象,人们势必要问:中国佛教书法艺术硕果累累,难道就没有僧人对佛教书法艺术的创作经验和品评经验进行过总结与概括?就没有与之相应的书学著述?

笔者为此翻检了《大正新修大藏经》、《卍新纂续藏经》、《嘉兴大藏经》、《大藏经补编》、《禅宗全书》、《禅门逸书》等所收录的 100 多种禅宗典籍,对禅宗的书学著述,初步作了一次普查^⑧(限于精力与学识,笔者未对整个中国佛教书学著述进行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文献所涉及的书法思想、观念、

收稿日期:2012-01-12

作者简介:皮朝纲(1934—),男,重庆南川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范畴、命题及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使笔者感到,佛教禅宗不仅有书学论著,而且丰富多彩^⑧。

综观禅宗书学著述^⑨,可以清楚地看到,“写经”是禅家特别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是禅家所从事的书法艺术创作活动^⑩。现就禅宗大师关于“写经”问题的论述解读于后。

一 书写佛经:“游戏翰墨,作大佛事”

所谓“写经”,是佛教徒宏扬教义、传播佛法而抄写的佛教经典,是佛教徒修习佛道、善行佛事的一种重要行为,同时也是佛教教义得以准确无误地流传和保存的重要手段^[3]。人们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经中,知道其内容有经、律、论三大类,其中包括经文、经目、注疏、释文、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等等形式^[4]。而“写经书法”,乃是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作为表情达意的一种形式,写经无疑体现了书写者情感、技艺的本然状态”^[5],系僧人“游戏翰墨”,以书法审美活动来宏扬教义、传播佛法、修习佛道、善行佛事。

(一)“躬书成集”:“以翰墨为佛事”

澹归今释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绘画评论家,是栖身大乘,“多以文字而作佛事”的高僧。他在《题董宗伯法华经前》一文中,充分肯定许多著名书法家书写佛经乃是“以笔墨作佛事”:“古贤士大夫,栖心大乘,每以笔墨而作佛事。”^[6]³³⁵他以裴休、白居易、董其昌等人为例,指出:“大藏经函,裴丞相皆为手题”;“白太傅所书《金刚》,曾著灵异”;“董宗伯书法擅天下,作小楷《妙法莲华经》,风流蕴藉,掩映一时”;而“名手遗迹,出自精诚,广大流通,尤当秘重”^[6]《题董宗伯法华经前》,335。必须指出,禅宗以写经为“佛事”,是有经典依据的。《放光般若经·不和合品》明确指出“书持讽诵”佛经为“佛事”,其云:“若有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便具足五波罗蜜及萨云若已,当知是为佛事。”^[7]《摩诃般若波罗蜜不和合品第四十八》,75“书持讽诵”佛经乃“十法行”之首要——《瑜伽师地论》卷七十四就把“书持供养”、“大乘相应菩萨藏摄契经等法”列为“十法行”之首^[8]⁷⁰⁶,而“十法行”又是佛教徒不可或缺之事。

要知道,佛教一直视书法艺术为“佛事”,因为传播、弘扬佛法离不开书法。宋姑苏景德寺云法师《务学十门》云:“不工书,无以传。书者如也,叙事如人

之意,防现生之忘失,须缮写而编录,欲后代以流传,宜躬书以成集,则使教风不坠,道久弥芳。故释氏经律结集贝多,孔子诗书删定竹简。若不工书事难成就。翻思智者无碍之辩,但益时机,自非章安秉笔之力,岂留今日?故闾宾高德盘头达多,从旦至中手写千偈,从中至暮口诵千偈。但当遵佛能写名字,慎勿效世精草隶焉。”^[9]《编门警训》卷一,1046 近代弘一法师也指出:“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10]李叔同《李息翁临古法书序》,218 许多佛教经典都提及佛教重视书法。《瑜伽师地论》将书法与音乐并列在“十二工业明处”之中^⑪,《杂阿含经》卷四把书法、美术(疏)和绘画并列在“工巧业处”之内^⑫,《楞伽》谓学音乐、书画,“渐成非顿”^⑬,《五分律》载“佛听学书”^[11]²⁹³。

宋代高僧、著名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慧洪不仅非常重视“以翰墨为佛事”^[12]《题昭默自笔小参》,354,“以笔墨为佛事”^[12]《跋山谷笔古德二偈》,374,而且明确提出要以“游戏”的态度——即一种自由自在、生意盎然的审美态度,去进行包括书法在内的文艺创作活动,认为“游戏翰墨”就是作佛事,而且是有重大意义的“大佛事”,这是禅宗文艺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在《东坡画应身弥勒赞(并序)》一文中,充分赞赏苏轼以文艺“作大佛事”:“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像。”^⑭ ^[12]《东坡画应身弥勒赞(并序)》,251、252

慧洪力主的“游戏翰墨”^⑮,或曰“翰墨游戏”^⑯,在有的禅师那里,则称之为“笔端游戏三昧”,或曰“游戏三昧”。清僧百痴禅师推崇“笔端游戏三昧”的创作态度,他说:“断翁老有余兴,兴之所到,长竿短幅,任意发挥。盖得其潇洒疏逸之性,而以笔端游戏三昧者也。”^[13]《题涌记画竹并枫山小帖后》,137 宋僧道潜在《过王师室观雪川范生〈梅花〉》中,明确指出“雪川范生”绘画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兴来即挥毫,游戏三昧前”^[14]⁵²。所谓“游戏”的创作态度,即是自由任运、自在无碍、无所执著、无所束缚、生意盎然的审美态度;所谓“游戏三昧”,即是艺术家深通艺术之道而以游戏出之,在艺术创造中,自在无碍,不失定意,摆脱了人生的种种烦恼、执著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的审美心胸,从而达于艺术创造之化境。慧洪独具慧眼之处,在于自觉地把艺术创作(特别是“游戏翰墨”、“笔端游戏三昧”)与“作大佛事”联系起来,它

揭示了艺术创作活动对于禅门开展佛事的重要意义,它是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正如慧洪所比喻的“如春形容,藻饰万像”——春天气气勃勃,它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装饰得异常美丽,万紫千红,绮丽多姿——一样,“游戏翰墨”会使佛事活动形象生动,对信众更具吸引力、感染力。自觉地把艺术创作(特别是“游戏翰墨”、“笔端游戏三昧”)与“作大佛事”联系起来,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游戏翰墨”与参禅悟道有相似的功用,“游戏翰墨”乃是禅僧参禅悟道的一种重要渠道和手段。慧洪认为,自由自在、生意盎然的艺术创作活动,可以使禅门艺术家进入正定三昧的境界,获得精神的自由;禅门艺术家正可以通过艺术创作活动来呈现自己的禅悟体验。慧洪自觉地“贯通了文艺与禅学的联系,为佛事走进文艺、文艺步入禅境提供了理论根据”;其“游戏翰墨”(“笔端游戏三昧”)说则“突破了佛教绮语口业戒律的束缚”,为禅僧文艺创作“争得了合法地位”^{[15]254-256}。这在禅宗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惟以书经画佛为日课”

正因为禅宗大师把书写佛经作为十分重要的佛事活动,因而不少禅师把书写佛经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日常功课。清初著名高僧性激,有品评绘画的诗偈多首,有重要的画学见解。他谆谆开导他的门徒,要把写经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棐几藤墩茅牖下,柳梢滴露研玄香。扫除马事兼驴事,独自披衣写梵章。”^{[16]《示僧写经》,18}明代高僧、诗人、绘画评论家海观,声称自己把书写佛经作为日课,作为“净治其心之要门”:“余居山无别业,多书写大乘经,又喜读诵法华莲典,不以岁月计工,亦不它有所务,二十五白矣,缘此一念,余想皆歇。”^{[17]《自叙》,1}

禅门大师充分赞赏和肯定那些“以书经画佛为日课”的佛教居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禅宗以写经为重要佛事的书学思想。元代禅门绘画品评高僧愚庵智及,高度赞扬赵雪松书写了“金刚般若圆觉诸大乘经”,非常虔诚,“皆励精书写,矜梓流布”;其所书写的楞严长偈,“书法之妙,大海为口,须弥为舌,赞莫能及”^{[18]370-371}。元代高僧、禅门绘画品评家笑隐大欣则充分赞赏赵雪松“惟以书经画佛为日课”:“李伯时画马,有讥之者谓:‘用心久熟,他日必堕马腹中。’于是改画佛菩萨天人之像。松雪翁初工画马,

至晚岁,惟以书经画佛为日课,岂亦以是为戒耶!”并强调指出,“世俗技艺,无非佛事,水鸟树林,咸宣妙法”^{[19]《题松雪翁画佛》,246},其旨归在于强调书写佛经乃是重要的佛事,是禅僧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课。

(三)“笔墨精到”,“曲尽其妙”

禅师们普遍有书写佛典的经历,有的禅师所写佛经,乃是书法艺术精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宋代名僧如释瑛公、释栖公、南禅师、宗上人、圆上人、琼上人、道光上人、惠超道人等,都曾手书大乘经典,慧洪以“精妙简远之韵”、“笔法深稳庄重而瘦”、“谨楷精严”、“画画精诚”、“笔墨精到”、“曲尽其妙”等词语,来评价他们的作品。释瑛公,曾杜门手写《华严经》。慧洪云:瑛公“精妙简远之韵,出于颜柳”^{[12]《题老疾写华严经》,337}。释栖公,曾书《华严经》,慧洪云:栖公所书“曲尽其妙”,“其轻妙可以一掌置,开编蠕蠕如行蚁,熟视之其衡斜曲直重交反侧曲尽其妙,不翅如擘窠大书”^{[12]《小字华严经偈并序》,250}。禅宗黄龙派创始人黄龙慧南,曾手录《四十二章经》,慧洪云:“笔法深稳庄重而瘦,颜平原用笔意。”^{[12]《题黄龙南和尚手抄后三首》,351}琼上人,曾手书《金刚般若经》。慧洪云:琼上人“以饱霜兔毫数茎束为笔,其锐如麦芒,临纸运肘快等风雨,书《金刚般若经》于兼寸环轮中,望之团团如珠在薄雾间。即而视之,其行如人挽发作烟鬢,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哉?”^{[12]《小字金刚经偈并序》,251}道光上人曾书《华严经》,慧洪云:所书佛经,“其衡斜点画,匀如空中之雨,整如上濼之鱼,皆精进力之所成,知见香之所熏,不然何以庄严微妙如此之巧耶?”^{[12]《题光上人书法华经》,339}惠超道人曾书《法华经》,慧洪云:所书经典,“笔墨精到,衡斜布列皆有节度,非精诚尽力于此法,莫能臻是也”^{[12]《题超道人莲经》,340}。宗上人,曾书《僧宝传》,慧洪曰:其书“谨楷精严”,“宗为法坐夏,贤于率更远甚”^{[12]《题宗上人僧宝传》,357}。圆上人,也曾书写《僧宝传》,慧洪曰:其书“小字薄纸,画画精诚”^{[12]《题圆上人僧宝传》,357}。从慧洪之“精妙简远之韵”、“笔法深稳庄重而瘦”、“谨楷精严”、“画画精诚”、“笔墨精到”、“曲尽其妙”等等评语,可以窥见其写经书法的某些艺术特点和所达到的艺术水平。

元代绘画评论僧昙芳守忠曾高度肯定“行中仁书记”所书《华严经》:“字字如珠转玉盘”^{[20]《谢径山行中仁书记寄手书华严经至蒋山》,341}。元代著名书画僧清欲十分赞赏雪心禅师的书经艺术,指出其所写

《杂华经》,“端楷入神”——楷书端正,有入神之妙。书写中,心净如冰雪,“各于毫端现神变”;有巨大功德,“深入普贤行愿海,同证遮那根本智”^[21]《承天量维那集同志,书杂华大经,为十卷。其二乃吾雪心所写,端楷入神,求余题之。说偈以赞》,691。

关于写经体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古今书法评论家都作过论述。宋朱长文《墨池编》卷十《续书断下》云:“唐世写经类可嘉,绍宗者犹为僧书,则写经者亦多士人笔尔。”^[22]³⁴⁰清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唐人书》也云:“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时代使然耳。”^[23]⁶²²从写经的发展历程看,“写经缘于佛教的传入,魏晋之际的写经正值书体转变期,最为精彩和多元情调,尔后逐渐趋于工整精致,唐时达顶峰,五代以后走向衰微”^[5]。但“写经书法的价值,还在于真实地记录了楷书体蜕变的全过程。有慧识的书法史家透过它的体态样式、笔法形式,足以引出许多有意义的论题。起码可以说,中古时期的书法史,不应该是名家独‘霸’的格局”^[24]。那么,对五代以后的写经书法、特别是书僧的写经书法,也应该“透过它的体态样式、笔法形式,以引出许多有意义的论题”,而慧洪、守忠、清欲、香严等名僧所提供的史料及其评论,可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评估五代以后的写经书法、特别是书僧的写经书法拓宽一些视野,开辟新的思路。

二 “佛事”与“魔事”

何谓“佛事”?指有益于佛法之事。僧肇注《维摩诘所说经》卷下《菩萨行品》云:“佛事者,以有益为事耳,如来进止举动威仪俯仰乃至动足,未曾无益,所以诸所作为无非佛事。”^[25]⁴⁰⁴何谓“魔事”?指有害于佛法之事——“障碍之事”,“即障碍修行、偏离正道之思想行为”^[26]⁶⁸⁸⁷。《佛说魔逆经》云:“有所兴业而有所作,则为魔事。若使志愿有所受取,而有所夺,则为魔事。假令所欲思想诸著识念求望,则为魔事。”^[27]¹¹¹²

禅宗对服从、有益于佛事的、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文艺活动,是赞扬的、肯定的;对违背、有碍于佛事的、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文艺活动,是反对的、否定的。这种态度,反映出禅宗在文艺问题上的审美取向^[28]。

(一)“惟以了脱生死为大事”,反对“留神书画”

按佛教禅宗的某些清规戒律,是不允许禅门弟子参与那些违背、有碍于佛事的世俗的文艺活动的,

认为那是魔事。有的禅师从佛门弟子应有的人生境界、价值取向和人生宗旨的角度,反对“事持笔砚”。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坚决反对禅门弟子“结托门徒,追随朋友,事持笔砚,驰骋文章”。他认为出家人应该有“高上为宗,既绝攀缘,宜从淡薄”、“洁白如霜,清净若雪”的人生境界;有“履出尘之径路,登入圣之阶梯”的价值取向;有“专心用意,报佛深恩”的人生宗旨^[29]《规诫》,516。有的禅师则以佛门弟子“各宜修道”以“了脱生死”为准则,反对“溺于文艺”。唐僧怀海集编、清僧仪润正义的《百丈丛林清规正义记》指出:“凡经书笔墨诗偈文字,一切置之高搁,不应重理”^[30]《净业堂规约》,808—809;佛家弟子“各宜修道,不得检阅外书,及书画等”^[30]《炭头(兼)炉头》,726。又指出:“古人惟以了脱生死为大事,间有拈弄文字,皆了事后游戏,以咨发后人眼目,非专以词藻为工也。”^[30]《书记》,719。禅宗大师们普遍对“留神书画,寄兴琴棋,名为风雅。生死到来,毫无用处”的现象进行严厉批评^[30]《书记》,719。清僧如相禅师也批评了那种沉溺世俗书画的不正之风:“禅道无灵,心邪狂见,各逞奇言异术。或习诗书,争取名利之场,或为清客,图写山水之画,遂使法门无人整顿颓纲。”^[31]《普说》,488。宋僧慧洪批评了世人沉溺于书法活动,“疲精神于纸墨者,多从事于无用之学”,乃如龙胜菩萨所说的“皆以刀割泥者也”^[12]《题法惠写宗镜录》,342。近代弘一法师讲得十分清楚明白。他说:“出家人唯一的本分,就是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的”^[10]《谈写字的方法》,169。

(二)“当收辅教之切”,“有成佛之分”

禅门大师又十分重视文艺在开展佛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对书写佛经高度赞扬。莲峰禅师充分肯定林定于居士书写《法华经》,是“作大佛事”：“居士久植德林,多沾佛慧,倒倾大海,摩动须弥于一毫端,作大佛事”,可使“见者闻者瞻仰取足”^[32]《书写法华经后序(林定于居士求)》,360。他们反复申说写经对于弘法的重要意义。今释揭示了丹霞昺和尚手书《妙法莲花经》的宗旨:“欲人人瞻礼,人人启发,人人见涌塔,人人蒙授记,日月行天,江河注地,无不资其照临润泽”,从而使那些“末世薄福众生发心不大、信道不笃者”,能够“使究竟决了,深入佛知见”^[6]《法华经跋》,385。关于写经(包括刻经)的“功德”,是

禅师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禅师们普遍认为书写佛经,有“不可思议功德”^[33]真可《小板法华经序》,875;不仅可以“流通大法”,而且“往生”“清净国土”“当必有分”^[34]彻悟《跋禅人勇建血书楞严经庄严净土》,98-99;“有成佛之分”,“当收辅教之切”^[35]法熏《万善友书法华经请跋》,74。

弘一在《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之“印造经像之功德”中,高度肯定刻写佛经的功德:刻写佛经者,“其人功德皆至广至大,不可以寻常算数计”,“其心量之广大,实不可思议。故其功德之广大,亦复不可思议也”。为何有如此之功德?弘一说,因为“佛力无边,善拔诸苦;众生无量,闻法为难”,因此,刻写佛经,可以“开通法桥,宏扬大化,遍施宝筏,普济有缘”^[36]《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1。他还“本诸经之说”,详细论述了刻写佛经的“十大利益”^[36]《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1-5。在此文中,他还指出了写经的范围和写经应有的虔诚态度:“凡《大藏经》中诸经及诸律论,以至今来一切大德之著作——长篇短段,集联题颂,皆可恭敬书写”;写经之时,“宜断荤酒,沐浴,着净衣,拂拭几案,焚香礼佛,然后落笔。如是乃能获胜功德得大利益。故印光法师云: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36]《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10,13。

(三)“笔画死钝,持者不灵”

在禅门普遍充分肯定、赞赏写经的“功德”时,一些禅师则对此提出了异议。

有的禅师认为,书写之佛经,并不是佛经本身,并无“海口莫宣”的“功德”。明僧通门指出,“经出佛口,入众生心,开佛知见”;而“笔画死钝,持者不灵”。他以饮食为喻,“譬诸饮食,同一饱也,而粗粝是拒,嘉者饫焉”——应重佛经,“嘉者饫焉”;莫执泥书写,“粗粝是拒”。佛经乃佛之“心语”,她如“香风吹菱花,更雨新好者”^[37]《题雨新上人书法华经》,548。他虽然也肯定书写佛经之“志可嘉也”,但他认为书写不书写佛典,对“法界之性”(法性一佛性),是“无所损益”的:“法界之性,从本以来,弥满清净,若人未书是经,法界之性未为减也,不书可也;已书是经,法界之性未为增也,书之亦可也。书不书在人,于法界性无所损益。”^[37]《云浦上人书法华楞严二经记》,543

有的禅师指出,写经只是一种权宜,正如黄叶止啼耳!台州瑞崑云巢嘉禅师《写经偈》云:“以字不成八字非,当阳拈出大家知。释迦老子舌无骨,黄叶拈来吓小儿。”^[38]《写经偈》,577 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

清,更明确指出写经只是引导学人“使知亲近随顺佛法,信心若发,方可引入佛慧”的“方便”而已^[39]《示曹溪沙弥能化书华严经》,327。

有的禅师则持两点论:书写佛经,有无量功德;但又不能执著于书写佛经。明僧来复在《大佛顶无上首楞严经序》中明确指出,书写佛经,有无量功德,“能弘济无穷,体用一觉,物我一妙,清净本然,离诸名相。若真若俗,若显若幽,根器大小,无不圆具”。但绝不能执著于书写佛经,因佛遍虚空,处处有佛,“迦陵仙音,遍十方界”,因而“于一毫端现宝王刹,未尝不书写是经也”,“必以引笔濡墨为书写,是自蔽矣”^[40]50-51。

三 刺血写经:书法艺术的特殊形态

禅宗书学著述在关于写经问题的讨论中,涉及得较多的话题是刺血写经。写经一般用墨,元明之时,皇家贵族则用泥金,以表示对法宝的尊重,而有些佛教徒则刺血(指血或舌血),以表示对法宝的特别尊重与虔诚。

近代高僧印光曾对“刺血写经”的有关问题(诸如刺血写经者必备的首要条件、刺血写经所用材料、刺血写经应有的态度、应刺取人身何部位之血、刺血写经的字体等等)作过具体论述。首先,他指出僧人“刺血写经”必备的首要条件,是要“先专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在他看来,没有此种修习作基础,是“难为进趣”的,因为“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鸟无翼欲飞,其可得乎?”^[41]《与弘一法师书》,86-87 其次,他讲述了刺血写经所用的材料:“有专用血写者,有合金、合硃、合墨者”,而合金一事,非一般人之人力所能为。他具体介绍了憨山大师、妙峰、高丽南湖奇禅师刺血写经的事迹:憨山大师“刺舌血研金,写《华严经》”;妙峰“日刺舌血为二分,一分研硃书《华严经》,一分著《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丽“南湖奇禅师,见满益《弥陀要解》,欲广流通,刺舌血研墨写《要解》,用作刻板底样刻之”。他还特别强调指出三位高僧刺血写经的态度,是非常虔诚、恭敬:“其写一字,礼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可谓识见超拔,修持专挚者也。”^[41]《与弘一法师书》,87 再次,他具体指出了应该用人身上哪个部位的血(如“古人刺血,或舌或指,或臀或胸前,亦不一定”),绝不能用哪个部位的血(“若身则自心以下断不可用,若用则获罪不浅”);应如何刺血、何时刺血、取多少血、如何使用

等等^[41]《与弘一法师书》，87。第四，刺血写经的字体必须工整，必须依正式体，不能“以行草体写经”，决不允许潦草：“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其“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因为刺血写经乃是作佛事，不可草率从事，视为儿戏：“欲以此断烦恼，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以游戏为之乎？”他还坚决反对那种以刺血写经来沽名钓誉的行为：“所写潦草，毫不恭敬，直是儿戏。不是用血以表志诚，乃用刺血写经，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41]《与弘一法师书》，87—88

（一）“书写此经卷，功勋浩无极”

通观禅宗书学著述，禅家在讨论刺血写经时，着重论证了它的意义、功德。

许多禅门大师都高度赞扬血书佛经“功勋无极”。明僧景隆指出“刺血磨墨书法华经”之“功勋浩无极”：“精诚三昧力，刺血复磨墨。书写此经卷，功勋浩无极。”^[42]景隆《制血磨墨书法华经为文渊跋》，17—18 紫柏真可指出血书佛经之功德最殊胜：“墨书不若银，银书不若金，金书不若血，娑婆震旦国”，“功德难思议”^[33]真可《血书金刚经赞》，949。不少禅师明确指出，血书佛典之所以功勋无极，乃是有佛典作依据、佛祖为榜样。明僧观衡云：“此刺血书经一行，出诸圣典，乃不思议大人境界，非以血光为美，特为重法忘躯，唯法无余，以究竟清净法身，圆满一真法界”^[43]《血墨合书妙法莲华经跋》，693，“此一胜行，出载圣经，是佛明言，是菩萨妙行。华严行愿品云：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卷，积如须弥，充满法界，此为证量也。又此胜行，乃菩萨称法性，所作不思议妙行，非有身心有我见者所能为也。”^[43]《刺血书华严经跋》，692。明僧憨山德清更以卢舍那佛的血书佛典为例：“吾本师卢舍那佛，从初发心，以至成佛，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重法故，不惜身命”，如能“依佛所行，如佛所愿，又何患不成佛”^[39]《血书梵网经跋》，651—652。

（二）“续佛慧命，血脉不断”；“转经为己”，获“解脱法门”

禅师们强调，刺血书经，能传承佛法，“续佛慧命，血脉不断”；能弘扬佛法，“毕命弘道”。元僧悟逸在《琛上人血书楞严》中肯定“嘉定琛上人，沥其指血，从而笔之。然续佛慧命，血脉不断，尽在是

矣”^[44]《琛上人血书楞严》，1117。明僧梵琦在《血书莲经跋》中肯定“比丘德慧”“刺血而书此经，毕命以弘斯道。毫端散绮，诸天莫不雨花。纸上流金，大地为之震动。譬夫膏油相续而灯不灭，条甲无间而木向荣”^[45]《血书莲经跋》287。

在他们看来，刺血书经，是“转经为己”，是获得开悟的重要途径，是超胜的解脱法门。明僧无异元来指出，“惟德禅人”血书“五大部”，是“不惜身命而重大法”，如人能効之，则获解脱法门：“人各效之，解脱法门，不待重宣其意，而功德美行，可与轮藏并峙而无尽，不亦善乎？”“是大得便宜，是名真解脱”，“广行众善行，皆共成佛道”^[46]《惟德禅人血书记》，369。伏狮祇园禅师指出，血书佛经可以领悟佛法，可以“转经为己任纵横”，达于任性自由之地——“一字一笔一法门，不可思议转法轮”^[47]《题血书华严经》，431—432。明僧真可认为，参禅悟道，为求脱离苦海，“济苦海者，必以无思为舟楫，而彼岸始登焉”，而“思不能自无，必假闻道以无之。道不能自闻，又必假缘因为之汲引，乃可闻耳”，总之，“夫缘因者，诚诸佛之母，众生之资”。但种种因缘“虽皆闻道之助”，“唯最后刺血为墨，书经缘因，最为超胜”^[33]《示法灯居士刺血书金刚经》，699。

（三）“庄严微妙”，“盖心光流溢”

虽然禅师们讨论血书佛经的重点是它的意义、功德，但也有禅师提到它的艺术特点：“端严精楷”、“庄严精致”等，并且明确指出，血书佛经乃是书写者的“心光流溢”。比如：“张氏安人”所血书《金刚经》，“端严精楷，笔意师古，纤毫不苟，绝无软暖气”，“斯盖心光流溢也”^[39]德清《题血书金刚经后》，682。“彭尔念居士”“志学信佛”，“又善楷书”，其刺血所书《华严经》，“庄严精致”，非“泛常尘品所能为”，“甚为希有”^[43]观衡《刺血书华严经跋》，692。“一水上人”“取墨于其友六上座之舌端”，所书《首楞严经》，其“字画清劲，见者赞叹”^[37]通门《书一水上人书楞严经第五卷后》，547。“蕲州永乐寺僧道光”，“出血和墨”所书之《法华经》，精妙无比（“庄严微妙”），“其衡斜点画，匀如空中之雨，整如上濼之鱼”^[12]慧洪《题光上人书法华经》，339。

所谓“心光”者，乃书写者的本来面目、生命个性也。明僧紫柏真可曾明确提出文字般若（包括诗词、书法、绘画、音乐、工艺美术等文艺现象）是“心之光”、“道之光华”的重要命题：“心外了无法，文字心之光”^[33]《文蔚偶》，983，“文字语言，道之光华”^[33]《大悲菩萨多臂多目解并铭》，1026—1027，“三藏十二部”、“一

千七百则机缘”，凡“彼种种，皆我固有之光也”^[33]《示始光》，811，“会万物归己者，书无内外，理无精粗，都来一片心光，曾无别物”^[33]《示心穆》，721，等等。他还明确指出，诗、乐等等文艺现象和审美现象，乃是这“一片心光”的呈现：“此片心光……在诗，情动于中，天机触发，歌咏之不足则舞蹈之。此心在乐，为韶为濩。昔孔子在齐，见牧牛童子，视端而目正，喟然叹曰：‘此必听韶乐而出者也，丘驱之晚矣！’”^[33]《示心穆》，721 真可明确指出，“心”为天下最美者也：“至芳至洁至广至大者，心也。”^[33]《示弟子》，680 在真可那里，“心光”——“无待之光”（真心之光），乃是“以理折情”^[33]《魂魄辨》，999、“以理养心”^[33]《示弟子》，653——也就是除去众生根尘所生之妄念（“情”）而回归众生本具的“自性佛性”（“理”）。所谓“心光流溢”者，乃书写者的本来面目、生命个性的充分呈现也^[48]。

因而许多禅师说他们所刺血写经，乃是“以我身命即为经”，“片片无非是赤心”，并且明确指出，血书佛经乃是书写者的“心光流溢”。他们描述了血书佛经所获得的内心体验，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元僧介清指出，刺血写经会呈现“赤心”之美，正是“一指尖头下一针，红莲初绽碧波深。香风吹散花狼藉，片片无非是赤心”^[49]《刺血书莲经》，478。宋僧绍昙赞美血书佛典之美如“血染春风开杂花”，其效应是“香喷龙王宫殿满”^[50]《明月谷血书华严，蒙恩宣入内庭》，296。元僧月涧指出，刺血写经乃是“娘生指上血一滴，染尽给孤园里花”，其美如“三十二枝春盎盎，不知香蔼几恒沙”^[51]《血书金刚经》，1080。明僧法杲描述“秀公”刺血书经，所有经卷如明亮霞光，字字行行如“姪花灼灼”：“缮写琅函较若干，身血淙淙刺为墨。姪花灼灼字与行，百二十卷明霞光。潺湲血滴且弗论，所余血滓犹苍黄。卷轴嵯峨山岳积，宫锦装潢翠云色”^[52]《赠秀公刺血书经》，37-39。

在禅宗大师看来，入佛门重在修行，要“修行证果”，要深入经藏，领悟佛法真谛，但更为重要的是以

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躬行实践。而刺血写经，正是一种非常艰苦，有切肤、刺舌之痛，非常虔诚，需坚信佛法的躬行实践。正如道忞所说血书佛经即是“以我身命即为经”，“伊余早岁窃知恩，金刀曾割红莲舌，沥血流丹书此经，字字经兮字字血”^[53]《题血书法华经后》，399，是用身体书写，用生命书写。因而作为书法艺术的手写佛经，则会呈现出书写者的生命之美，心灵之美，人格之美。

历代许多禅师都曾刺血书经，但大多失传，只能从现在还存世之作以窥一斑^①。

明僧无暇和尚，在九华山曾刺舌血和指血濡研银珠拌金粉，抄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全书 81 卷，共计 42 万字。据说，为了抄写这部经书，他是每隔 20 天，刺取舌血一次，前后共用了 28 年时间。这就是被九华山历代僧人奉为珍宝的国家一级文物^②。当代著名僧人、广州光孝寺住持本焕和尚，从 1938 年开始，在五台山广济茅蓬（即碧山寺），将手指剪开，以血为墨，日写六百字，六个多月，先后恭写了《楞严经》十卷、《地藏经》三卷、《金刚经》、《普贤行愿品》和《文殊师利法王子经》等共 19 卷经文近 20 万字。现在幸存一本血经《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共 5952 个字，都是正楷大写的繁体字。是由一位当年碧山寺当库管的僧人，拼着性命保存下来；于 1987 年本焕升任光孝寺方丈时送还^[54]。

（四）“如蒸沙作饭”，“好肉上剜疮”

必须指出，在禅门普遍肯定和赞美刺血写经之时，有的禅师却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高丽僧人知讷认为，欲通过“刺血写经”等方式以求佛道，乃是“如蒸沙作饭”，是徒劳无益的。这是“不识自心是真佛，不识自性是真法”，“尔但识自心，恒沙法门，无量妙义，不求而得”^[55]¹⁰⁰⁵。明僧通云指出，佛经“人人本自具足，不待书写，文彩自彰”，楚文上人血书之，是“好肉上剜疮”^[56]《跋楚文上人血书华严经》，513。

注释：

- ① 参见：田光烈《佛法与书法》第二章《佛事对书法艺术的保存与传播》，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1-158 页；张宏生、章利国《中国佛教百科全书·诗偈、书画卷》第一章第一节第四项《佛教书法诸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279-284 页。
- ② 田光烈《佛法与书法》第三章《僧侣在中国书法艺术上的贡献》第一节《历代僧侣书法家略录》，自两晋南北朝迄近代，就文献可考者，按时代先后，叙录了僧侣书法家 452 人，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159-245 页。
- ③ 书学：“指以书法艺术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科学。……一般地说，书学研究可包括：对书法艺术本质的美学研究，对书法技法的研究，对书体的研究，对书法传世作品（碑、帖、墨迹等）的研究，对书法家的研究，对书法用品的研究，对书法史的研究，对

书法论著的研究等等。”参：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上册，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73-74 页。

- ④《四库全书总目》之“子部·艺术类·书画”，共收录书画著述“七十一部，一千七十三卷”，其中书学著述为四十五部(含兼说书画的一十六部)；“子部·艺术类存目·书画”，计收录书画著述“五十二部，二百一十一卷，皆附《存目》”，其中书学著述二十一部(含兼说书画的四部)；均未收录或提及有关中国佛教的书学论著和僧人撰述的书学著作(见永瑨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81 年版，952-970、972-978 页)。《续修四库全书》之“子部·艺术类”，共收录画学著述四十三部(其中兼论书画的有二十四部)，也未收录或提及中国佛教的书学论著和僧人撰述的书学著作(《续修四库全书》第 1065-109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 ⑤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年版，收录从汉到清代 69 家书法家的书法论文 93 篇。
- ⑥崔尔平选编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年版。此书为补《历代书法论文选》所未收录者，共辑录自东汉至近代的 43 家著名书法家的论文 45 篇。
- ⑦崔尔平选编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版，辑录明清两代著名书家王绶以下 55 家、论文 62 篇。
- ⑧已辑录出文献资料约 20 多万字，汇集成一本《禅宗书学著述荟要》。它们的绝大多数不见于古代文献的书史、书论、书技、书品、书评、书录、书跋等典籍中，也不见于现当代出版的中国美学文献资料汇编和中国书论(以及书史、书品等)文献汇编中。
- ⑨禅宗书学著述理应包括禅门大师与禅门居士的作品，限于辑录者的学识、精力、文献有限，因而只收录了禅宗大师的著述，未收录禅门居士的著述。
- ⑩笔者在辑录时，凡书理、书法、书品、书评、书史、书传、书谱、书说、书鉴、书序、书题、书跋、书诀、书著、咏书诗偈赞等等，均酌情收录。
- ⑪中国僧人非常重视写经和抄经，把写经和抄经视为最重要的佛事活动。田光烈的《佛法与书法》第二章第一节《写经和抄经》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 ⑫《瑜伽师地论》卷十五云：“云何工业明处？谓于十二处略说工业所有妙智，名工业明处。何等十二工业处耶？谓营农工业、商估工业、事王工业，书算计度数印工业、占相工业、咒术工业、营造工业、生成工业、防邪工业、和合工业、成熟工业、音乐工业。”(《瑜伽师地论》，《大正藏》第 30 册，第 1579 号，361 页)佛家把“治世语言资生业等”概括为“五明”，非五明不足以安立世间。何谓“五明”？《瑜伽师地论》卷十三云：“云何五明处？谓内明处，医方明处，因明处，声明处，工业明处。”(《瑜伽师地论》，《大正藏》第 30 册，第 1579 号，345 页)
- ⑬《杂阿含经》云：“何等为方便具足？谓善男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谓种田、商贾或王事(服务军政界等)，或以书、疏(美术)、算、画。于彼工巧业处，精勤修行，是名方便具足。”(《杂阿含经》，《大正藏》第 2 册，第 99 号，23 页)
- ⑭唐译《楞伽经》卷二：“佛告大慧，譬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大正藏》第 16 册，第 670 号，485 页)
- ⑮苏轼曾书写过《莲花经》、《心经》、《华严经》、《金刚经》、《楞伽经》、《圆觉经》，其传世书迹则有《心经》、《华严经破地狱偈》与单帖《金刚经》等十余种。其单刻帖《金刚经》为小楷，书法精雅，为苏书上品，明人陈继儒据此翻刻，收入《晚香堂法帖》。参见：陈中浙《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之附录二《苏轼书画艺术活动系年》，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1721 页；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记事》之“苏轼”条，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李翰恭、张跃天主编《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名品全集》(1)，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2 年版。
- ⑯又见：慧洪《大雪寄许彦周宣教法弟》，《石门文字禅》卷六，《禅宗全书》第 95 册，73 页；慧洪《代法嗣书》，《石门文字禅》卷二九，《禅宗全书》第 95 册，339 页。
- ⑰又见：慧洪《临川宝应寺塔光赞》，《石门文字禅》卷一九，《禅宗全书》第 95 册，251 页；慧洪《题昭默遗墨》，《石门文字禅》卷二六，《禅宗全书》第 95 册，355 页；慧洪《请宝觉臻公住天宁》，《石门文字禅》卷二八，《禅宗全书》第 95 册，386 页。
- ⑱赵雪松曾书《金刚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妙法莲花经》，其他传世书迹有为中峰和尚书《妙法莲花经》(单刻帖)、《高峰和尚行状》及各种《千字文》等十余种。其《高峰和尚行状》，共二百四十九行，书法清骏，时有一二章草笔法，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见：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1885 页；李翰恭、张跃天主编《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名品全集》(4)，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2 年版；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记事》之“赵孟頫”条，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⑲在我国一些名寺中，都存有刺血写本的佛经。如江苏苏州西园戒幢律寺，现藏有元代善继以舌血书写的《华严经》一部，历时 20 余年写成。安徽九华山历史博物馆藏有明代无瑕禅师刺血研磨银砂，历经 28 年才抄写成的《华严经》。在北京云居寺有明崇祯(公元 1628 年)时期的僧人祖慧 7 卷“舌血”《华严经》。江西庐山博物馆收藏海会寺普超和尚用血抄写的《华严经》，他历时 15 载，因出血太多，圆寂时年仅 45 岁。广东省潮州开元寺现珍藏有智诚法师血书《华严经》。在福建省福州涌

泉寺内,现在还藏有血书《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657册等。它们字字严整,金光闪烁,让人处处感觉到作者那一颗无与伦比的虔敬之心,油然而生敬意。见李西宁《刺血写就〈华严经〉》,《图林老姜的 BLOG》,http://blog.sina.cn/tlj,2008年10月13日。

⑳此书共计81卷,每卷用15张白宣纸粘合,每张纸长60.5厘米,宽33厘米,上面抄写经文20行,每一行有15个字。每一卷共折60面。这部血经保存完好,朱色未褪,现珍藏于安徽九华山历史博物馆。见《无暇和尚刺血书佛经》,佛教在线www.Fjnet.com,中国佛教新闻网讯,2008年9月20日。

参考文献:

- [1]陈滞冬.中国书学论著提要[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 [2]张潜超.中国书法论著辞典[K].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
- [3]文化.敦煌佛教写经与士人书法的审美意识[J].敦煌研究,1997,(4).
- [4]郑汝中.汉字的演变与佛教的写经、刻经[J].书法世界,2003,(7).
- [5]朱以撒.论写经书法艺术[J].文艺研究,1998,(5).
- [6]今释.遍行堂集:上[G]//明复.禅门逸书续编:第4册.台北:汉声出版社,1987.
- [7]放光般若经[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8]瑜伽师地论[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9]云法师.务学十门[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0]李叔同.花雨满天悟禅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1]五分律[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2]慧洪.石门文字禅[G]//兰吉富.禅宗全书:第95册.台北:台湾文珠文化有限公司,1981.
- [13]百痴禅师语录[G]//嘉兴大藏经:第2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14]道潜.参寥集[G]//明复.禅门逸书初编:第3册.台北:明文书局,1981.
- [15]陈自力.释惠洪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6]高泉禅师.一滴草[G]//明复.禅门逸书续编:第3册.台北:汉声出版社,1987.
- [17]海观.林樾集[G]//明复.禅门逸书续编:第3册.台北:汉声出版社,1987.
- [18]愚庵智及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19]笑隐大欣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20]昙芳守忠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21]了庵清欲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7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22]朱长文.续书断下[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 [23]钱泳.履园丛话[G]//历代书法论文选:下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 [24]刘涛.写经·写经生·写经书法[J].文史知识,1995,(9).
- [25]维摩诘所说经[G].僧肇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26]慈怡.佛光大辞典[K].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 [27]佛说魔逆经[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28]皮朝纲.对进一步拓宽、夯实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基础的思考——以禅宗画学文献的发掘整理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 [29]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30]百丈丛林清规正义记[G]//新编卍续藏经:第11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31]敏树禅师语录[G]//嘉兴大藏经:第3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32]莲峰禅师语录[G]//嘉兴大藏经:第3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33]紫柏尊者全集[G]//新编卍续藏经:第1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34]彻悟禅师语录[G]//兰吉富.禅宗全书:第79册.台北:台湾文珠文化有限公司,1981.
- [35]石田法熏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36]萧枫.弘一大师文集·讲演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 [37]通门.牧云和尚懒斋别集[G]//嘉兴大藏经:第3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38]增集续传灯录:卷三[G]//兰吉富.禅宗全书:第16册.台北:台湾文珠文化有限公司,1981.
- [39]憨山老人梦游集[G]//新编卍续藏经:第12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40]来复.蒲庵集[G]//禅门逸书初编:第七册.台北:明文书局,1981.
- [41]印光集[M].黄夏年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 [42]景隆.空谷集[G]//明复.禅门逸书续编:第2册.台北:汉声出版社,1987.
- [43]观衡.紫竹林颺愚衡和尚语录[G]//嘉兴大藏经:第2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44]樵隐悟逸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45]楚石梵琦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46]无异元来禅师广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2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47]伏狮祇园禅师语录[G]//嘉兴大藏经:第2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48]皮朝纲.紫柏真可的“文字般若”说与禅宗的审美主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 [49]龙源介清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2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50]希叟绍昙禅师广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51]月涧禅师语录[G]//新编卍续藏经:第1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52]法杲.雪山草[G]//禅门逸书续编:第3册.台北:汉声出版社,1987.
- [53]道忞.布水台集[G]//嘉兴大藏经: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54]慕郊.汉舟.刺血写经,赤诚佛心[J].中华儿女(海外版),2004,(9).
- [55]知讷.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诀[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 [56]雪窦石奇禅师语录[G]//嘉兴大藏经: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On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Zen Calligraphy Thoughts

PI Chao-g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Zen calligraphy is quite unique in its art and there are many books on it. Wit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ose books one can see that to copy the Buddhist classics with a writing brush is an art cre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also a quite important topic among the Zen sect. by copying the Buddhist classics, Buddhists spread the doctrines, advertise Folk Buddhism, practice kindness and apperceive Zen, all of which are actually Buddhists' sheltering in Mahayana. It is believed that although to copy the Buddhist seems to be as easy as playing a game, in fact, it is doing the Buddhist Ceremony. Books on the Zen calligraphy, with their special perspective, elaborate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of the Buddhist classics copying, explain the copying principles and orientation and analyz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ddhist classics copying.

Key words: Zen; calligraphy; Buddhist classics copying; the Buddhist ceremony; practice calligraphy as playing a game

[责任编辑:唐 普]